

八編類纂 六十七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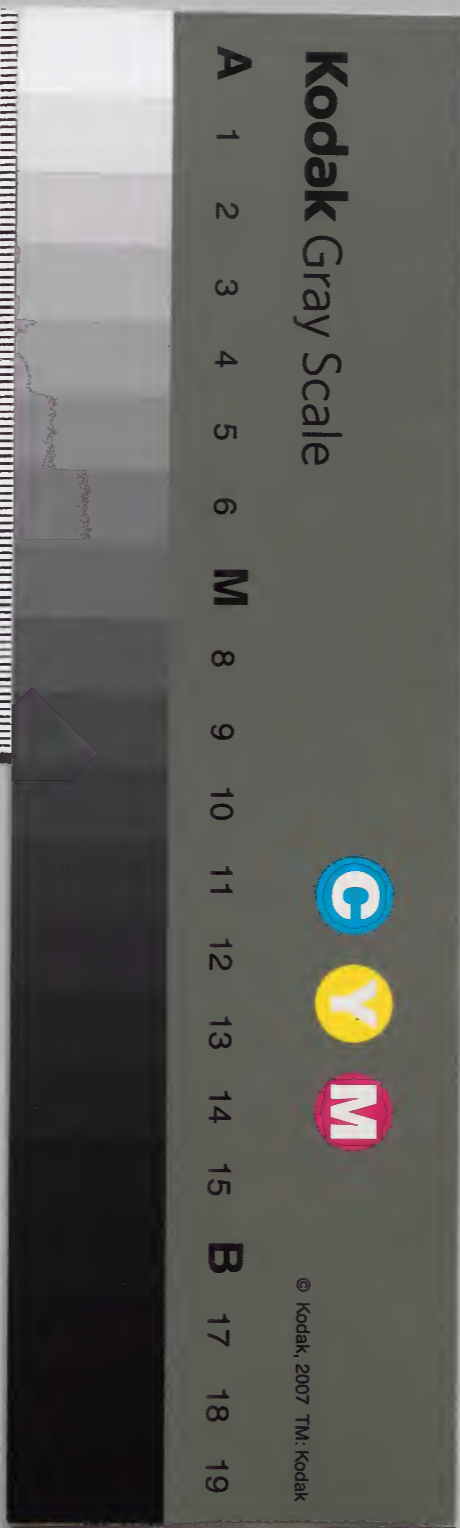
兵曹

三十一

庫文閣内		漢書
架	冊號	
一五函	二〇六九	
一一架	一一〇	

庫文閣内		漢書
架	冊號	
三六函	三〇六九	
一一架	一一〇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69
冊數	120 (31)	
函號	367	5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七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淺草文庫

戰陳之法

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元戎十乘以先啓開行也道戎車既安如輕如軒

秦風小戎曰小戎兵車也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然文章之貌

梁輶上曲鉤衡者游環鞞環也脅驅亦以皮為之陰揜軌也鞞以皮二條

為之塗續消白金以沃灌鞞鞞也文茵車中所坐暢長也轂駕

我騏驎文馬左鼻足白

八編類纂 兵曹

臣按六月之元戎天子之車秦風之小戎諸侯之車二車皆所謂兵車用以戰者也

周禮巾車

車宮之長革路

輓之以革而漆之龍勒

以龍文飾馬勒條讀為條

纓五就

其樊纓以條絲飾之而為五匝

建太白

殷之旗名

以卽戎

車僕掌戎路之萃

猶副也

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萃

猶屏也

車之萃輕車之萃

鄭玄曰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陳之事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萃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臣按巾車所掌者五戎之正此所掌者五戎之副也古者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

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二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廝養樵汲者也行則以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以備不測焉蓋車戰之法為不可敗之計有倅車以為之副二萬一或敗不至倉皇無備也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車軫

輿後橫木

四尺謂之一等戈

秘柄也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著戈於車斜倚也崇高於於軫四

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人長

尋八尺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戟常倍尋日尋崇

於戈四尺謂之五等首近也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

謂之六等之數

鄭玄曰此所謂兵車也。戈長丈二或戈戟矛皆插

車騎之旁也。

臣按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句之句

之矣。然後戈擊之。戈戟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

戈矛守戈戟助凡用兵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

長。今此戈戈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者。乘

車之人佩之也。

左傳隱公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

也我車懼其侵軼突也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

嘗也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伏兵也以待之。戎輕而不

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

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

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鄭大夫逐之。衷戎師前後

擊之。盡殪外也戎師大奔。

孔穎達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

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

宣公十二年邲之戰。樂武子晉大夫曰。楚軍之戎。分爲

二廣。音曠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

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

無備。

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

而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十二年

杜預曰。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

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

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

孔穎達曰。右廣雞鳴初駕。數及日中。則左廣受而

代之以至于昏。此晝日事也。其內官親近上者爲

次序。以當其夜。若今宿直。遞持更也。

臣按李靖謂楚子乘廣三十乘。廣有一卒。卒偏

之。兩軍行。右轅以轅爲法。故挾轅而戰。皆周制

也。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

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爾。周一乘。步卒七十二

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

八編類纂
卷之五
四
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爲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成公 巫臣使于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 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

陳祥道曰古者之用兵也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車之於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齎詩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昔周伐鄭爲魚麗之陳先

偏後伍伍承彌縫桓郟之戰楚軍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楚巫臣使於吳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考之周禮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卒兩則人也偏則車也杜預十五乘爲大偏也乘爲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則周魚麗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廣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從其偏也卒偏之兩兩從其偏也先其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

昭公元年晉中行穆子敗無終戎山及群狄于太原崇

也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也以什增

人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

為行步五乘為王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狗

為五陳即兩伍專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魚

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

大敗之

李靖曰荀吳用車法爾雖舍車而法在其中一為

左角一為右角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

千萬乘皆然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前拒

一隊左右角二隊守車一隊炊子十人守裝五人

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

魏之間軍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

一人凡車十乘將吏二人多多做此以今法參用

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騎相半也騎隊兼車

乘而出也臣西討突厥越險數千里此制蓋未敢

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

馬端臨曰故韓厥遇齊侯則奉觴加璧卻至遇楚

子則免胄趨風可以死則為子簪之請矢可以無

死則為庾公之叩輪所為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至

戎狄之侵中國則雲合鳥散輕進易退於是乎車之雍容不足以當其徒之慄疾遂至捨車而用徒然彼長於徒我長於車捨吾之長技而與之搏是以兵予敵也故必設覆以誘之未陳而薄之然後可以取勝而車戰之法廢矣秦漢以後之用兵其戰勝攻取者大槩皆如鄭之禦戎晉之敗狄耳何嘗有堂堂正正之舉乎

漢夏侯嬰破李由軍於雍丘以兵車趣戰疾破之武帝時衛青軍出塞擊匈奴以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

李陵擊匈奴與單于相值圍陵軍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引士出營外爲陳連戰

馬端臨曰車戰之制漢尚用之然詳考其辭則是以車載糗糧器械止則環以爲營耳所謂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執綏之法已不復存矣

晉馬隆擊鮮卑樹機能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陘隘乃作偏箱車地廣則爲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

李靖曰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一則前拒

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爲用。斯馬隆得古法深矣。
臣按蓋兩箱者大車也。一箱者小車也。惟其車
之小故可行於陘隘之地。而且戰且前焉。今世
有獨輪車。民間用以般運者。一夫推之。而或用
一二人以前挽。似亦可以爲戰具。然其制亦爲
兩箱。偏載則傾欹。推行頗遲滯。臣家嶺南嘗經
行海北地。其所造小車。獨輪無箱。若因其制而
改以爲戰車。一可以戰。二可以前拒。三可以爲
營。四可以衝突。五可以載軍裝。六可以昇病卒。
且其費不多于錢。以下可具一車。中途有損不

用。匠而可修。逢險阻則昇以行。遇急難則棄而
去。大率一車用卒五人。一人推而二人挽。二人
執兵。仗以輔之。凡五人者之食具衣裝皆載其
中。中途有一人病者。則以人昇物。而以車載人。
夜則環列以爲營。可免士卒夜夜立柵挑塹之
擾。

唐大曆中。馬燧爲河東節度使。造戰車。冒以狻猊象
列戟於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陳。或塞險阨。以遏奔衝。
器械無不犀利。

臣按史馬燧此車。卽哥舒翰所用。以收黃河九

曲者也。范仲淹亦嘗以此車請造于朝。

臣按淑之車制取常用車接其衡軛駕以牛布為方陳此但可用之平地而施於險阻恐未易行也。其後至和中有郭固車戰法。嘉祐中有章詢陳脚兵車。治平中有黃懷信萬全車。後李綱又上車制圖。王大智造霆電擊車。然而卒不見於用。用者亦未聞有戰勝之效。有則史書之矣。宋失西北二邊之險而以平原曠野為邊。未聞以車戰取勝况。

李綱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籬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步以為陳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陳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

臣按李綱建此議蓋在金人侵汴之時也。所謂京東西路在今山東河南湖北之境。蓋此等兵

車止可用於平原曠野而邊塞之間險阻之地
恐未必皆宜

魏勝創為如意戰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瓊
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
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前旋列陳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陳
門其上置床子弩矢次如蠶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
可數百步砲車在陳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陳相
近則陳間發弓弩箭砲近陳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
陳則出騎兵兩嚮掩擊拔隊追襲少却入之間稍憇

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為解脫計以上車法
通典黃帝制陳法

獨孤及曰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
以命將握機制勝作為陳圖夫入宮之位正則數
不僭神不忒故入其陳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
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
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以致用也至若
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車以按其後列弛張則二廣
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

五按陳法說者謂其為黃帝所作亦猶世人謂

醫書出於軒岐，雖未必然，而歷代名醫用之，以已疾而取效也。多矣。八陳之作，未必是黃帝所作，然後世之善用兵者，如諸葛亮、李靖之徒，皆本之以立戰陳，或建之爲圖，或筆之於書，可致也。大凡天下事，必有定法。法不定而能成事者，未之有也。朱熹曰：陳者定也。八陳圖中有奇正。前四雖未整，猝然遇敵，次列便已成正軍矣。夏官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於其期民平列陳如戰之陳。中夏教芟舍，如振旅之陳。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

曲禮前有水則載音戴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鳴屬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臣按史：宋曹翰遣五駿騎爲斥侯，授以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則舉青旗，烟火舉赤旗，虜寇舉日旗，陂澤舉黑旗，丘陵舉黃旗。雖不拘拘於古而得古人前茅慮無之意，且簡以易知行，軍者不可不知也。

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孔穎達曰左右有局者軍之在左在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各有所司部分也。

左傳桓公五年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曼伯

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杜預曰司馬法車戰三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其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陳法。

李靖曰按春秋魚麗陳先偏後伍此則車徒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此則騎多為便唯務奇勝非拒禦而已。

臣按杜氏所謂車戰二十五乘為偏司馬穰苴兵法之文也五人為伍周禮司馬之文也戰陳之法見於經傳者始此。

宣公十有二年薦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在軍之右者左追蓐在左者追求前茅慮無茅明也

挾轅為戰備中權中軍後勁後以勁百官象物而動明為思慮其所無之事

象其物類無妄動也軍攻不戒而備

孔穎達曰茅明也在前者明其為思慮所無之事

恐卒有非常當預告軍中兵眾使知而為之備也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

杜預曰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子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臣按隨武子所謂荆尸而舉則是荆尸之法創於莊公至宣公時又舉行之也夫楚子以諸侯之國處荆蠻之地其行師有紀律如此士會所以謂之能用兵而不可敵也况有天下之大奉

天討以行天誅孰能禦之哉

昭公二十一年公子城以晉師至救宋與華氏戰于

赭丘宋也鄭翩願為鶴其御願為鵝

杜預曰鄭翩華氏黨鶴鵝皆陳名

臣按楚之陳名魚麗鄭之陳名鶴鵝即物以為名其布置之形狀殆或類之歟

孫子曰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亂而不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散也

李靖曰臣修其術凡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去師

隊二十步每隔一隊立一戰隊前進以五十步爲節角一聲諸隊皆散立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籠槍跪坐於是鼓之三呼三擊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馬軍從背出亦五十步臨時節止前正後奇觀敵如何再鼓之則前奇後正復邀敵來伺隙擣虛

吳起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陳法出何術乎靖對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陳法也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鉤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俗所號耳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正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陳爲六武侯之舊法焉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

止八而已乎。

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色立此名方圓曲直說實因地形使然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臨敵乎。

臣按史稱靖舅韓擒虎每與論兵輒嘆曰可與語孫吳非斯人而誰其後仕唐爲大將平蕭銑於江陵獲輔公柘於丹陽禽頡利平吐谷渾大宗謂古韓白衛霍無以加則是靖自用其法有實效矣說者謂靖與太宗問對之書乃宋阮逸假託而作考宋神宗命王震校正武經已有其

書豈其然

宋神宗曰黃帝始置八陳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陳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此卽九軍陳法也後至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遭久亂將帥通達其法者頗多故造六花陳以變九軍之法使世人不能曉之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陳也六花陳卽七軍七軍者圓陳也蓋陳以圓爲體方陳者內圓而外方圓陳則內外俱圓矣故以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之陳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侯軍各一軍爲二虞侯

軍左右軍各二軍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入陳者加前後二軍共爲九軍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營曰陳本出乎一法而已止則曰營行則曰陳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陳爲奇也

宋吳璘立疊陳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其次最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併發次陳如之凡陳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陳成而騎退謂之疊陳朱熹曰大要臨陳在番休迺上分一軍爲數替將

戰則食第一替人既飽遣之入陳便食第二替人第一替人力將困卽調發第二替人往代第三替亦如之只管如此更番則士常飽健而不至於困乏張柔直守南劍退范汝爲用此法方汝爲之來寇也柔直起鄉兵與之戰令城中殺牛羊豕作肉串仍作飯分鄉兵爲數替以入陳之先後更迭食之士卒力皆有餘遂勝汝爲又劉信叔順昌之勝大槩亦是如此時極暑探報人至云虜騎至矣信叔令一卒擐甲立之烈日中少頃問甲熱乎曰熱矣可著手乎曰熱甚不可著手矣時城中軍亦不

多信叔嘗有宿戒遇戰則分爲數替於是下令軍中依次飲食士卒更番而上又多合暑藥往者歸者皆飲之故能大敗虜人蓋方我甲士甲熱不堪著手則虜騎被甲來者其熱可知又未免有困餒之患於此擊之是以勝也。

臣按朱子所論張覺劉錡所以破敵者皆是更休之法璘之疊陳法亦是更代但璘是俟其傷而更代之夫二人者皆是立爲定法預分其人爲班次而更休之也然璘以鼓爲節則敵知我更代之期或生他計宜於未戰之先其士甲某

人爲初班替某人其次班三班亦知之別爲暗號使其潛自更替之爲無患也吳璘謂其疊陳法乃古束伍令束伍令見兵法尉繚子今考之不合不知何據而云然
以上陳法

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

臣按此古人用舟師之始考齊世家太公會舟楫于盟津則舟師自武王時已有之蓋已濟河

也其後春秋時孟明濟而焚舟亦皆在乎河然亦暫以濟爾非若吳楚之人用之則專以戰焉以歷代史考之舟師可以進戰之處東南之師趨三齊者自淮入泗而止劉裕伐南燕舟至下邳是也趨河北者自汴入河而止桓溫伐燕至枋頭是也捨舟登陸尚得半利趨關中者自河而入徃至長安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至渭橋是也水陸並進可得全利此皆以舟師進者也若夫舟師可以守之處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此王濬伐吳楊素伐陳之路也據武昌

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此何尚之所謂津要根本之地也守采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蓋韓擒虎嘗因以滅陳也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蓋魏大武欲道此以寇宋也拒其要害使不得進此皆以舟師守者也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大敗吳師而獲其乘

舟餘皇或作艦舟名

臣按此南國用舟師見于史者始此

哀公十三年吳徐承吳大夫帥舟師將自海入齊

臣按此戰用海舟之始吳之海道通齊蓋自春秋時已然矣

漢武帝時朱買臣言東越王居保泉山更徙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乃拜買臣爲會稽太守詔買臣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歲餘買臣受詔與韓說俱擊破東越

臣按西漢會稽郡治在今蘇州則吳之海舟可通閩久矣 臣嘗因是而通考天下之海道觀秦運負海粟以給北邊及吳徐承帥舟師將自海道入齊漢武伐東越亦自會稽以舟師入閩則

燕可至齊齊可至吳吳可至閩蓋自秦以前則已通行矣然吳既可至閩閩之至廣尤易易然今日誠能用軍三四萬人舟三五千艘由海道漕運因而教以水戰則東可以制朝鮮南可以制交趾噫當元盛時而知爲此備則張士誠方國珍豈敢稱亂哉惜乎當時惟以運糧而不習水戰

武帝時有樓船有戈船有下濑有橫海江淮青齊皆有樓船軍擊南粵救東甌則用江淮會稽樓船滅朝鮮則用齊樓船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

臣竊以爲船謂之樓其質必大所費益不貲也請凡爲運舟者必備戰具無事則用以漕有事則用以戰豈不一舉而兩得哉今沿海衛所造爲備倭船隻歲歲督造而無一日之用勞費無已况操海舟與河舟不同軍不素練一旦驅之登舟以戰彼方眩暈嘔吐之不暇又豈能禦敵哉况其舟中器具朽腐倉卒豈能猝辦賊舟多而我舟少其不能敵之決矣臣請革罷此舟備倭官軍惟拒之使不登岸不必追之可也

魏曹操遺孫權書欲治水軍與之會獵於吳張昭等

曰操得荊州水軍蒙衝鬪艦浮以沿江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周瑜曰操捨鞍馬仗舟楫遠涉江湖不習水土禽操宜在今日瑜與劉備進禦曹操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雜欸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烟焰燭天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進曹操軍敗退

臣按此古人焚敵舟之法

晉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枋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上得馳馬往來又畫鷁首惟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楫之盛自古無有吳爲鐵鎖橫截江險又作鐵椎暗置江中流如狀乃作大筏數十圍方百餘步縛草爲人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椎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斷於是順風鼓棹徑造三山

臣按王濬造巨舟沿長江而下其大至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今長江故在舟行往來者雖

百斛之舟尚有膠於淺者今晉舟如許之大轉動爲難要非良法也

晉有指南舟

臣按今番舶於舵樓之下亦寘盤針蓋凡舟皆用盤針於舟中以定方向非專設爲一舟也

宋太祖開寶七年命曹彬伐南唐彬等發江陵水陸並進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累舉進士不第遂謀歸宋乃漁釣采石江上月夜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尋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

師宋主然之遺內侍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以大艦載大竹組自荆渚而下命工匠營之三日橋成議者以爲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師南下以若水爲嚮道旣克池州卽用爲知州若水請試舟於石牌口移置采石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

臣按自樊若水獻量江爲梁之策而江南遂不可守大抵據江爲國者必得上流敵者不得我之上流若水此策亦無所施矣然是策也非但可施於江除大海外凡據水以爲險者我若得

其上流皆可潛遣人量其廣狹以爲浮筏蔑不齊矣。

高宗建炎四年金兀朮入寇韓世忠與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爲長纜貫一大鉤以授士之驍勇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皆每纜纒則曳一舟而入虜竟不得濟兀朮旣爲世忠所阨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教以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遂傍沿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虜終

不得濟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糶漿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以火箭射海舟弱蓬世忠軍亂焚溺而死者不可勝數世忠與餘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

臣按或人之教兀木禦宋人大舟之法今倣而用之亦可制倭人之巨舟

紹興五年岳飛破楊太公一名于洞庭太時與劉豫通

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塞車輪礙不得行急繫一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計窮赴水歿

臣按舟之大者非風不行而行風必以帆帆之製非蒭葉與竹篾則布爲之以火箭射之無不焚者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楊公之舟以輪激水雖無風亦可行也巧思者能師其意倣而製之

則雖無風不用帆亦可行矣。以上舟師

察軍之情

詩邶風擊鼓之首章曰擊鼓其鏜。擊鼓聲踴躍。坐作擊刺之狀

用兵。戈戟之屬土國城漕。衛邑名我獨南行。

臣按本朝學士朱善曰役土功於國者此民

也。築城於漕者亦此民也。南行而平陳與宋者

又此民也。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則必

先其所急。後其所緩。未聞衆役並興。罷民之力

以逞已之志。若斯之甚者也。

王風君子于役首章曰君子于役不知其

期。曷至哉。雞棲于埘。鑿墻而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

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臣按謝枋得曰。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

也。卉木萋萋。勞還卒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

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悲傷。吉甫在鎬。不過于

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

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

體群臣也。

小雅采薇首章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生也曰歸

曰歸。歲亦莫止。無名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

啓也晚居獫狁之故其卒章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雪其行道遲遲長遠載渴載飢

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序若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

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若陵之華其黃矣

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兵革

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其首章曰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二章曰何

草不玄何人不矜無妻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五按先儒謂若之華言國家之衰微時物之凋

耗人民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使民

役使之繁數征行之勞苦上之人視之與禽獸

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是無可為矣此黍離所

以降為國風也噫人君以民待民而不至以犬

馬待其民必母使天運至此而窮人事至此而

極如二詩所云者天下豈有亂亡之禍哉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其二章曰四牡騤騤旗旐有翩

亂生不夷平靡國不泯滅民靡有黎黑具俱禍以燼

於乎有哀國步也斯頻也急蹙

其三章曰國步蔑也資也天不我將也靡所止疑也定

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也誰生厲也階至今

為梗也病

其四章曰憂心慙慙念我土也宇也我生不辰也晴逢

天憊也厚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也瘠也病孔棘

也急我圉也邊

漢高祖四年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

送其家

六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

事

八年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槨歸其縣縣給衣衾棺

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光武建武元年從薊還范陽命收葬吏士

宋太祖建隆元年給攻城役夫死者人絹三匹復三

年

三年又詔瘞征蜀戰死士卒破傷者給贈帛

張方平言于仁宗曰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

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至於遠方之民肝

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

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
割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歿者甚苦使陛下見
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刃几之間雖八珍之美
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
乎。

遏盜之機

周禮士師之職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
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追胥胥搏盜之事以施
刑罰慶賞

鄭玄曰鄉合者鄉所合也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洵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
曰犯邦令五曰擣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
曰爲邦誣

臣按八者之中邦洵邦諜是交通外國之事犯
令擣令是干犯王法之事邦盜不過爲取國貨
而已其間最是爲邦朋者聚黨以亂民爲邦誣
者詭言以惑衆爲邦賊者構逆以稱亂三者乃
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天下國家者所當
預懲宿戒者也

司厲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辦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兵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猶校也國郊及野之

道路宿息廬之屬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

櫟與析同之有相翔者誅之

鄭玄曰廬客行道所舍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絕

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者也井共飲食

樹爲蕃蔽相翔猶昌翔觀伺者也聚櫟之聚擊櫟

以宿衛之也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之不

得令寇盜賓客

臣按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

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侯館侯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

既已掌於地官矣而秋官之野廬氏又職往來

按此而肅其守衛焉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實

所以示國威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

于宋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弗不可行而知陳之

不能守其國矧堂堂天朝顧於畿甸之間國門

之外盜賊時時竊發以劫掠行旅斯聲也豈可

聞於遐外乎當道者以此爲小事故不以聞蓋

不知周官設野廬氏之意單襄公譏陳人之語也。臣請嚴敕捕盜之官都城之外五百里內有盜賊劫掠者其應捕及統督者不獲盜皆革其冠。暇俾以必獲爲期二月之外除其名。然京師地大而人衆俗雜五方難於辨識與其督責於其后孰若豫備於其先請於都城之外分爲數路每路約量遠近立一望樓每樓於常操軍撥馬軍十名步軍十五名五日一番輪守樓上置鼓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盜賊樓上軍卽搥鼓舉烟以白旗指其所往之方樓下軍具噐賊逐

之必抵其所至如此不必嚴刑督責而盜自無矣。若夫冬月河水之後於都城外設東西二營委軍官一員督領馬軍各一二百名有大軍運載者許其豫投辭告知會集衆車必五車然後偕行每車差馬軍三名護送其軍人芻料之具就俾僦車者給之仍先行合經由軍衛如自良鄉至涿州涿州至河間河間至德州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數處該班官軍十月以後暫免赴操俾委官督領馬軍以此遞送至交接處遇有回車仍領順護以回如此則道途無壅塞之

患商宦無畏途之憂

司寤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
禁宵行者夜遊者

臣按此所謂夜禁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

城宿謂宿

互櫟者與其國粥

謂養也

卒而比其追逐胥讀為

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

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
互唯執節者不譏察也

臣按南京之衛四十八今京衛七十有餘其衛
署隨處散置中亦有未置署者且其軍士雖係

籍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待調發則亦在各
必欲使每衛各為一處聯比其居決有不能者
今名籍在衛所隊伍在將領而其所居之地方
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人眾一城之大
僅設五司官僚十數員兵卒百十輩而京城內
外不下百十萬人家力有所不周勢有所不及
臣請每城量地廣狹遠近添設行兵馬司數處
每處添設副指揮一員居守其司署相去以鼓
相聞為限司前用四木建鼓樓一所添兵置鼓
以支更每更擊鼓而火舖則擊柝以相應又於

該轄地方凡係見操官軍。在地方住者。不分賃寄及上班者。皆俾報名附冊。就於本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管操者一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督。都指揮。無則把總。指揮。為衆信服者。奏聞。以為地方總領。每季一造冊。冊成各為三。一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每季行司兵馬。率領本坊見居官軍。起赴總領官私居。叅見。每年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倩舊例。每兵馬司歲委御史一員督察。今既多立分司。宜隨地方廣狹。添差分管。遇有倣急。兵部下兵馬司行御史。

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處聽用。如此則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

祖宗設立軍營初制。然於其間處置得宜。運用有方。則亦其遺意之彷彿也。

昔者周幽王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置立烽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

國家運氣隆盛。德澤深厚。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不失為愛天之深。臣愚請于皇城。中豫蓄二高竿。猝有不測之事。即於瓊島上立之。懸紅燈為號。其事緩急。以燈多少為符。預以遍告。

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九門上各立高竿，以懸紅燈，定多少之數，以示緩急之別，徧告諸軍，以爲進止分散之令。如此則不煩三令五申，而六軍萬姓可以不言而諭，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之一慮也。

秦二世時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法皆斬勝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將尉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衆皆從之乃爲壇而盟稱大楚攻大澤鄉拔之比至陳卒數萬人入據之遂自立爲王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之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至者曰群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乃悅

漢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囚罪殺二千石掠鹵鄉里道路不通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

率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臣按宣帝以渤海盜起選能治者丞相以龔遂應詔可謂得人矣以今觀之雖曰遂之才能然非相臣之舉則帝無由得以用之宣帝召至殿庭親行詰問假之以文法寵之以厚賜此遂所以盡心效力使郡之盜賊悉平而皆爲良民也

年露元年免京兆尹張敞官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卽家召敞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

我冀州陳史怪時盜賊氣息
遠熾或謂冀州清中亦大熾天午勢甚清時宋公猶
車蓋示羊泉京兆氏謝猶官熾日京相英異記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八

大學衍義補

兵曹類 嚴武備

過盜之機

張角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
七千，各立渠帥。訛言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
京城寺署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
等先收荆楊數萬人，以中常侍也。封諱徐奉等為
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至是角弟子唐周告
之，於是先收元義車裂。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

及百姓事角道者，誅殺十餘人，角等知事已露，馳救四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為幟，所在燔劫，長吏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

靈帝以黃巾日盛，召群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中常侍呂彊曰：「黨固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與角合謀為變，滋大請先誅左右貪濁大赦黨人，料簡收守，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時宦官趙忠、張讓等貴寵第宅，擬宮室，及封譖徐奉等事發，上詰責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今黨人更為國用，汝曹反與角通。」

交趾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清行，故吏民怨叛，執刺史選賈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臣按遠方州縣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人，得一良守，如得勝兵三萬人，得一良部使者，如得

勝兵三十萬人。方其相安無事之時。一方數千里之地。若蕃若郡。若縣。得二三十輩之賢守。長則足以安之矣。不幸而民窮起。而爲盜。爲亂。非得數十萬人馬錢糧。未易以平之也。嗚呼。當道之大臣。掌銓選者。何苦不爲國計。不爲地方計。而專爲仕者之計。不權其輕重。緩急。而拘拘於遠近。內外之較哉。非獨不智。蓋不忠也。

元魏孝文以李崇爲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一以擊爲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孝明時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豫徵六年租。調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凡市店皆有稅。百姓嗟怨。郎中辛雄上疏以爲。夷夏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憾哉。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宜及此時。一加慰撫。宜分郡縣爲三等。清官吏選補之法。不拘以停年。三載黜陟。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

臣按今宜爲之法。曰州縣境中有盜群聚。至五

十人以上者。半年不獲。親民官革去冠帶。捕賊一年不獲者。除名。府官及分巡官。遞減其罪。獲盜之數十。獲其三。卽與准免。

隋煬帝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役。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糴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於是始相聚爲群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歎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萬餘人。

多往歸之。於是平原劉霸道。漳南竇建德。鄆人張金。稱修人。高士達皆聚衆爲亂。所在群盜。徒衆多者至萬餘人。

唐懿宗咸通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戍桂州。初約三年一代。至是戍桂州者六年。屢去代還。徐泗觀察使崔彥會性嚴刻。請令更留戍一年。戍卒聞之。怒。都虞侯許詰等作亂。推糧料叛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所過剽掠。詔遣中使赦其罪。部送歸徐。詔集亡命。陷宿州。城募兵得數千人。自稱兵馬留後。尋陷滁州。城中願從者萬餘。

人助又募人爲兵人利於剽掠皆斷鉏首而銳之執以應募遂破魚臺等縣又陷都梁城據淮口漕驛路絕助又分遣其將南寇舒廬北侵沂海破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大掠泗州作露布散示諸寨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商貨既而諸道兵大集於宋州助乃驅人爲兵歛富室及商旅財十取七八殺崔彥會自稱天冊將軍助自九年七月作亂至明年八月始爲官軍所平

胡寅曰徐卒所以叛者爲崔彥會失信而已彥會所以失信者爲軍帑空虛而已自宣宗末年諸鎮相繼逐帥而叛言事者以謂藩鎮減削衣糧以充貢獻之所致

臣按唐末之亂始此唐亡於黃巢而禍基于桂林

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始聚衆數千起于長垣明年宛朐人黃巢亦聚衆數千應仙芝巢少與仙芝俱以取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善任俠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剽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廣明元年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巢

古今盜賊
只以百姓
百姓只苦
重斂

入城勞問閭里晏然張承範等將神策弩手發京師
神策軍士皆長安富家子賂宦官竄名軍籍厚得廩
賜但華衣怒馬憑勢使氣未嘗更戰陳聞當出征父
子聚泣多以金帛雇病坊貧人代行徃徃不能操兵
承範等至潼關搜菁中得村民百許使運石汲水爲
守禦之備與齊克讓軍皆絕糧賊自潼關入長安稱
齊帝改元金統、

臣按黃巢入潼關時唐之兵糧皆無有也嗚呼
尚何以爲國哉夫巢以一介小民攘臂一呼衆
至數十萬而堂堂朝廷乃至寇臨國門曾無數

百可以禦敵之兵曾無數月可以給軍之餉不
知平日舉朝之問官僚所以坐曹分局者所幹
何事舟車所以日輦月運者其物安在雖曰承
平日久儲備廢弛然自仙芝亂起至是亦七
帝雖不之悟而文武群臣乃無一人言及之
一時南衙大臣皆出北司之門縱不爲國計獨
不爲身家計乎

中和三年西川節度使陳敬瑄多遣人歷縣鎮詢事
所至多所求取有二人過資陽鎮獨無所求鎮將謝
弘讓邀之不至自疑有罪亡入群盜中捕盜使楊遷

誘弘讓出首而執以送使云討擊禽獲以求功敬瑄不之問殺之邛州牙官所能因公事違期避杖亡命楊遷復誘之能方出聞弘讓之寃遂大罵發憤爲盜踰月衆至萬人立部伍署職役橫行邛雅二州間

臣按盜寇之生發固有民窮而爲之者亦有官吏將領激發而致之者

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或親戚爲之首則論其徒侶而赦其所首者如此則盜不能聚矣又新鄭鄉村團爲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爲盜累其一材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能脫者由是鄰縣充斥而一境獨清請令他縣皆效之亦止盜之一術也

臣按竇儼所言新鄭義營之法可與北魏時李崇村置鼓樓合而爲一誠然則鄉村之盜無所容矣及其所謂盜賊自相糾告給賞之法誠行則賊黨互相疑貳不能久聚昔崔安潛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榜其上曰有能告捕一盜賞錢五百緡盜不能獨爲必有侶同侶者告捕釋其罪賞同平人未幾有捕盜而至者盜不服

日汝與我同爲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
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榜何不
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爲所先復
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高盜於
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
足散逃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
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爲
可常也。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
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博買
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
以給由是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
波因聚衆爲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
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王小波中流矢死
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爲帥寇掠州縣衆至數十萬
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時宦官王繼恩及上
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勢復張大州
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爲供具餞
之酒醕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
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

爾歟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
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盱嘯聚數千輩，逐都巡檢使畧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爲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盱與劉盱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盱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冤，則李均

反牧守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爲蜀擇詠，非爲詠擇蜀也。

仁宗慶曆中，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饑流至貝州，後隸宣毅軍，爲小校。貝異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嘗刺福字於背，以爲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刺張巒卜吉，主其謀，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

平郡王建國曰安陽事聞以文彥博爲河北宣尉使平之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克險之徒始初讀書卽欲應舉及其長立所學不成雖稍能文不近舉業頗讀史傳粗知興亡因此張大胃膽遂生權謀每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僚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願特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鯀爲之制願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臣切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

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爲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背公歿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系其人數。酬以一官使

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臣按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兼茂經明行修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顛顛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

臣

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

又勅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

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中
有知邊情諳武事及膂力技能過人者亦許
以名聞量用以爲都司衛所幕官以爲將帥以
爲方面夫然則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
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爲阡能草書檄樊若水必
不量江面張元吳昊必不爲夏人之用黃師宓
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
也。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羣盜殺害輔郡之官吏擊囚

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
爲最急務。而政府不過發關移爲督責之狀。州郡不
過備游徼爲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
求按問。未有爲國家窮淵藪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
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
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實效。而今之官
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
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無責
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則。吾無責
也。今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則。吾無

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為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以為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為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

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臣請自今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堂要害處即議與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任其工以次第為之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為丁壯夫甲量為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狹而民少不可為城守者亦量與丁夫為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備之具

異時爲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辭矣。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當
時爲遠郡。宋都汴梁。此地當時爲陪輔。其在
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
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爲帝鄉與王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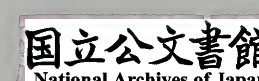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請於
此處立爲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

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融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場村。托
左道以惑衆。縣境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
作局。屢酷取之。臘怨而未敢發。時朱勗領應奉局于
蘇。花石之擾。以誅勗爲名。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
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
必斷鬻肢體。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鏑亂射。備盡
楚毒。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東



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爲宣撫使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卽承詔罷之吳民大悅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爲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因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三十餘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爲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

按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誠巢於士誠皆鹽徒也爲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消弭之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爲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李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秦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授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爲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爲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



招則其來遠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
愁怨思亂樂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
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
兵以紅巾爲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潁州據朱
阜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以上遏盜之機

臣

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秦觀之言最爲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爲
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
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
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
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爲不足恤也天下之
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旣稱帝以爲六國已
亡海內無復足慮爲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
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
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
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
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
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八編類纂 卷六十一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遯非有恩信相結然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者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故方其郡起也速戰以折其氣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之爲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悍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旁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蠹物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得食而出焉則尺捶可以制其命夷狄者虎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爲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

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
凡盜賊之起必有梟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
素無奇畧不知計之所出則徃徃招其渠帥
而降之彼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
則曰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饑寒之辱孰若剽
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
民以爲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
首既已負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却
顧簡節而疎目則徃徃窮支黨而治之迫脅
之民見被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劍

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迺遯山海脫身而求
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爲亂也故曰禍莫深
於窮治

賞功之格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其首章曰彤弓召公
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司勳掌功賞之官掌六卿賞地賞田也之法以等差也其功王
功曰勳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常也事功曰勞
勤勞治功曰力強有力者戰功曰多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
之太常日月常祭於太烝冬祭日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

其貳副本掌賞地之政令凡賞無常功之大小不可預知輕重眠

視功功大者重其賞凡頒授也賞地參之一食三分計稅王食

其一功臣唯加田無國正既賞以田又加賜之免其征稅

春秋左傳桓公二年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

爵策勲焉禮也

臣按軍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為善之利故飲至

之禮方置其爵即書其勲勞於策書之上所以

激勸有功臣子興起趨事赴功之心也

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

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日子若國何對

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賞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司馬法曰凡戰定爵位著功罪

又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三畧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又曰香餌之

下必有死魚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故禮者士之所歸

賞者士之所死

秦衛鞅說孝公變法斬一首賜爵一級

臣按後世計首級以定軍功始於此臣乞

朝廷下文武大臣將出軍賞功資次立為定式

八類類集 卷之八
俾其遵守原在軍伍長行及出榜召募者則一例造冊其有內外臣僚子弟臨時方行自投報效者則具名開奏取

旨蓋此等之徒皆非真有智勇欲爲國出力蓋藉父兄勢力乘機欲得進用耳所以懈怠人心激怒士卒者皆此爲之又有將帥遇有征差輒將子弟親識奏請從行及左右使令吏胥之輩其實不會臨陣徃徃叙作軍功不次陞賞若是隨從之人明書曰某人隨從某官參謀運智或協力幹濟有功合準作首級幾功不許混

報斬首功次如此則事得其實而士卒效力者不起爭憤之心矣又有陳亡士卒以其旣死無人開報遂至泯滅今後但有臨陳戰亡者必須同伍開報不報者有罪死者一功當生者二功其有不曾臨陣而亡者雖無禦敵之功亦爲王事而歿亦須同伍開報量加優賚其子孫

列侯畢已受封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謁者關內侯鄂千秋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上與楚相距五歲矣軍亡

衆避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又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數百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多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于秋所食邑封爲安平侯。

昭帝始元元年。金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上畧同年。共卧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對曰。賞自嗣父爲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對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遂止。

元帝時。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擊匈奴。郅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傳首至京。懸于藁街。旣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機傲倖。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上疏辨其功。於是詔公卿議封焉。議者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衡顯以爲郅支本二

八編類纂 卷六十八
三
迺失國竊號絕域非真單于帝取鄭吉故事封千戶
衡顯復爭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於是杜
欽上疏追訟馮奉世前破莎車功帝以先帝時事不
復錄

陳瓘曰莎車之事望之據所見而言若衡於郅支
則不能無阿石顯之嫌

臣按陳瓘謂衡阿石顯固中其病然國家處事
人臣建議顧理之是非何如耳固不因匪人而
易其正議烏用避嫌為哉但朝廷之上議功封
爵而使房闔之人與焉其時可知也其士大夫

可耻也

建安十七年曹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銀蘇伯反扇
動幽與五官將曹丕遣將軍賈信討之應時克滅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國淵上首級皆如其實數操
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
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
有功淵竊耻之操大悅

臣按天下所最難清者報軍功之數也史謂故
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蓋自漢以來則然矣豈
但今日之弊哉然今日之弊則下所為而上不

知也魏人之弊則假其虛數以威敵爾

蓋是時天下分

裂各相為敵故也今則天下一家矣非列國相矜伐之比尤宜痛革其弊

晉武帝泰始七年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遣歸鄉里終身不得復用

臣按虛張首級此古今之通弊然後世人主能如晉武帝以義責其紀功之臣有犯者痛加罪斥終身除名雖有功能亦不復用則下人知所警矣

武帝平吳王濬入建業受吳主降明日王渾乃濟江

以濬不待已意甚愧忿將攻濬濬送吳主與渾由是事得解渾表濬違詔不受節度渾子濟尚公主宗黨強盛有司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之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不許渾濬爭功不已命廷尉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乃詔增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以濬為輔國大將軍封縣侯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悒博士秦秀等上表訟之帝乃遷鎮國大將軍

臣按渾濬爭功朝廷當俱下廷尉一以詔書月

日爲斷其受節度之詔何日達渾所渾下節度
之符何日達濬所若詔到渾軍已旬日而不遣
人發於濬濬得符已旬日而不於渾軍受節制
則渾濬二人各有當坐之罪若濬軍猶未抵石
頭吳主猶未出降而濬得渾符而不少待則惟
罪濬可也然亦當以功而折罪若夫渾符實未
到及到之時而吳主已降則渾有遲滯之罪非
濬不受詔旨設渾受詔而卽發其符符未到而
濬受吳主降矣則彼此皆無罪也校其月日以
定其功罪則兩人者皆無辭矣惜乎無人以此

而告諸武帝也武帝知罪劉頌之折法失理而
於所請徵濬以檻車付廷尉顧乃置之不問何
也無亦以渾子尚主宗黨彊盛而庇之邪不然
胡不著其功罪之狀而明白布諸朝廷使天下
曉然知曲直是非之所在顧不臆歟

北魏孝文時定州刺史陸叡等謀反有司奏新興公
丕應從坐孝文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歿聽免歿爲民
初丕及叡與僕射李冲領軍于烈俱受不歿之詔

臣按命德討罪皆天也人君當奉天意不可違
天理而擅予奪諸人亦不可假天威而私用舍

諸已有罪無罪惟其人後世往往許臣下以不
死非天意也。宜著之令曰。所不歿者。律文所載
雜犯者爾。事關宗社得罪於天於祖宗者則否。
孝明帝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
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與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
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羽林虎賁作亂殺張彝父子
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
窮治大赦以安之。高歡至洛陽嘆曰。宿衛相帥焚大
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矣。
唐太宗面定勲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

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勲賞或未當宜各自言。
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
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
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
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
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
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
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功臣同賞耳。諸將乃
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
安其分。遂皆悅服。

大祖時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
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宮齊府人
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
輩日夜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
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

肅宗至德元載帝謂李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爲
宰相若克兩京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
者官以任能。唐初未得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
實封者給繒布而已。由是賞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賞
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居大

官者。皆不爲子孫之遠圖。嚮使祿或恐未必山有百里之國。則
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爲今之計莫若疏爵土以
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一二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
難制哉。上曰善。

玄宗開元四年宋璟爲紫薇侍郎突厥默啜自則天
世爲中國患朝廷盱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筌
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
競生心。徵倖痛抑其賞。逾年始受郎將。

德宗幸梁州有百姓進瓜果者上欲與散試官陸贄
上言曰今或捧瓜一噐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

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彼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

陸贄曰謹按命秩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其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叙崇貴以甄功勞假虛名以佐實利虛實交相用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勞者以是

酬之其用重矣。

臣按贄此疏有唐一代賞功之格爵號者今公侯伯之類職事者今都督都指揮千百戶鎮撫之類勲者今柱國騎都尉之類散官者今光祿大夫驃騎將軍之類在唐分爲四今日惟三類焉今之勲階散官隨職事而有非若唐別以授人也我

朝異姓無王而封王者列爵惟公侯伯而無子男歲錫以祿而無唐宋食邑之虛名其職事之官皆以階級相承無不掌務而授俸者但就其

中又分爲等第、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則以軍功得官而子孫承襲、世世不絕、自指揮使以下至於鎮撫是也、流官因其才能、擢以任事、則終其本身而不得世襲、在內五軍都督錦衣衛指揮、在外都指揮及試官是也、贊謂輕重互相制而國不失權、我

祖宗蓋得此意矣、其報臣之功、則賞延於世、因人之能、則用盡其才有、唐人之實而無其虛焉、

唐自天寶末安祿山反、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身、但給空名告身、臨時注名、其後又聽以一牒授人官爵、有至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事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僅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至有朝士僮僕衣金紫、稱大官而執賤役者、

穆宗長慶二年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卽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安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具由歷功績牒送中書、量加獎擢、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爭

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卽升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

五代唐莊宗許伶人欲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踰年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之矣使吾慚見之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志意行之遂以爲刺史時親軍有從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高宗時鄧肅言金人不意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而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輕重先後並寘之法

高宗時給事中金安節駁皇城司濫賞曰凡外之將帥效命邊庭亦必有功而後加爵豈可以僥倖一時微勞而反過於親臨行陳出入萬死一生者乎今劉允升幹辦皇城任滿比之立軍功者勞逸異矣遽以一官轉承宣使其以皇城任滿遂將轉節度使乎竊恐行之則將士解體望愛惜名器以待勲勞從之

臣按朝廷立武爵以待有功之臣。必親臨行陳者。然後爲軍功。彼其出入禁旅。左右承奉者。雖有年勞。當別甄叙。我朝立錦衣衛以掌宿衛。官職之設。雖與列衛同。而其官則用其能而不用其世。蓋所以待武臣之超出群類者也。然亦惟武臣之胄。而他塗不得與焉。其選可謂重而嚴矣。今世乃有不出自武胄。而以嬖倖技藝進者。失

祖宗之初意矣。夫技藝之流。舊制當屬工部。今因其能而用以雜流。俾專司其業。豈不名稱其實哉。顧乃以賞功之官。以爲恩賜之具。遂使國家失賞功之常典。而凡親臨行陳出萬死得一生者。皆因之以解體。其失豈小小也哉。授之以是官。固非矣。而又使之世襲可乎。彼技藝之流。有異能者。朝廷以特恩授之可也。其子豈亦有異能而使之世其官乎。有異能且不可。况實無異能在其身。且不可。况又延及其子孫乎。

高宗論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激勸有功。兼亦蠹國。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

八編類考 卷六十八 三
罰當先自上。趙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所及。

以上賞功之格 臣按

祖宗立為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世其職而不遷，不計滿限，不用磨勘，父死而子繼，兄亡而弟及，官職簡而階級明，非若宋人遙授遷轉無定職，且無定員也。今制十軍立一小旗，五十軍一總旗，兩總旗一百戶，十百戶一千戶，千戶有正有副，副千戶以上有指揮，指揮有使，有同知，有僉事，此皆世襲之官也。至於都指揮、都督

各三等，亦如指揮之制，此則擢其有才能者為之用，其才而不世其官者也。奈何積日久而人日多，前之積者未銷，後之來者日至，遂至軍少而官多，所任者一夫之事，而所食者大官之祿，欲國計不屈難矣。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一十九年大賚天下，致仕武臣，諭之曰：同立艱難，致有今日，願朕子孫保無窮之天下，則爾子孫亦享無窮之爵祿，一何仁之至也。

太宗文皇帝於永樂二年因法司言征討官
有繫獄者請論功定罪論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
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一何
義之盡也。仁之至所以報其功使其世世
享爵祿之奉以衍其家慶。義之盡所以勵
其節使其世世奉法度之公以保其世祿。
大哉

皇言萬世所當服膺者也。伏讀律文有曰
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杖罪
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
一次通考所犯次數重輕以憑黜陟。又曰
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
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總
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
嗚呼

太祖定律之意。卽

太宗垂戒之言也。誠能本

太祖立律之文用

太宗垂戒之意。則武臣益知所懼。無有不盡

忠守法者矣。臣於此又有見焉。以大賢君子功業見乎一世，德澤被乎天下，其沒世之後，四世而後，子孫尚廢其祀。開國大臣封國公者六，封侯者十有五，其餘封伯及繼封者，又不下數十人。今存者無幾，大功多廢，小功多存。何大功之澤不究，而小功之澤及延哉。今文武言犯公私罪律條久廢，驟而用之，恐駭物聽。臣請勅兵部查內府貼黃，將洪武永樂宣德年間以來官職從軍陞授緣由，及行內外衛所并各官

原籍與舊任去處通行造冊，開具在任見在親屬若干，原籍戶口若干，舊任道下家屬若干，要見其人。是始初從軍者的派子孫與否，明日詳實備具以聞。彼此對照無差。然後將前項軍官分爲三等：一曰奉天啓運，二曰奉天征討，其他立功邊庭及隨大將平寇者居其三焉。啓運征討之功已經亞世之後，若不係從軍人的派者革去職任，其子孫附籍所在世世優免。雜差五世之後，仍係從軍的派子孫者，遇有公私

過犯依律遞降不在赦原之數無犯者照舊其不係啓運征討及各處立功者三世之後子孫不係的派者革職的派子孫三世之後有犯者遞降三世之後又有加功者不革否則革之其五世三世之後例該革任者若其間有一世以王事歿及再加功者又從此人起計其世數以上皆優免其子孫如此則禮與律皆協人知所勸勉而官不至於冗濫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九

右編

六曹類

兵曹

一今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爲刺史委之自用方畧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爲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又張堪爲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

兵

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爲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太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何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爲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戎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活勿使寒饑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克洒掃裁縫之隸其次揀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

以全其生
又養其死

人何如耳

方令克節員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侯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人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二
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拆料馬草及官中和買當
買納未足之間卽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科
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漕
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
外國謀人臣卽不知國家見在軍儲支得幾年若是
無九年之糧實爲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爲窘急
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
漕運也 四錫兵議

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
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有實未嘗散

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
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 楊萬里兵論 或在親要

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疎遠求進嘗試上
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
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人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
必挾兵說以自重且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
然問答縱橫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
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
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漢武
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事結

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法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葉適論兵權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亾歿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亾歿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帥臨敵主將亾歿者

並斬

韓琦請置親兵

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病

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共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承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猷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免克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免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

言將共作
又在戎行
天子不可

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

設司馬光論
棟禁軍

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爭天下而於已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是以雲夢之會信不得邀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

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况強

弱多寡相什百耶

陳淵論
衛兵

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聞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熙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不幸遭值寇攘往往罹害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

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

陳淵論用宗子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廩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閱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虧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者及其所趨辦酒稅案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旣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人牢犴克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爲安強以耗國爲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爲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爲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爲體國以養兵不戰爲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

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
土兵困之於下而已。葉適廂禁軍
弓手土兵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
耳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饔曰役夫曰
滫人曰烹人曰籩人今之博兒赤也曰募人曰侍從
曰走卒曰內宰今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曰掌次今
之阿察赤也曰閹人今之哈勒哈赤也曰縫人曰屨
人曰典婦功今之王烈赤也曰宮人今之燭刺赤也
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今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
以職但按重貲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

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
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
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
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
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
丁之家卽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
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
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強壯刺手
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
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

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賣
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
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
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歛掠
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
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
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
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喪一丁刺克保捷
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克義勇不亦甚乎朝廷
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

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
愛之於前恐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
日旣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
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旣羈縻以至老死而
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
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丁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
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
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
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
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

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不能出一旅之衆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

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斗噪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

而待寇乎

司馬光乞罷刺陝西義勇

勅勝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克正軍出屯邊境勝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克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

戊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為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

司馬光乞罷刺陝西義勇

人有喪戶戶被掠竊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北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為搔擾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先帝寢知其弊申救州縣令

保甲應有違犯并巡教官指使違法事件並許州縣覺察施行及陛下踐祚首令京東西兩路保甲保馬並依元降年限收買其剩過數目並克次年之數又令開封府界三路團教已及半年經朝廷按閱者每月併教兩日未經按閱者併教三日又令見教人身材弱小或久來疾病及本家止有一丁病患不堪營作第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畝者並許州縣保明提舉司審驗放免又令一縣不得過二分皆聖澤矜寬民力於保甲勞費雖十減五六然保甲保馬向去點擇買養補填尚猶如舊其巡教指使保正保長名

目猶在於所轄保甲恐不免須有陵逼侵漁盡罷諸處保甲保正保長使歸農依舊置耆長壯丁巡捕盜賊戶長催督稅賦其所養保馬揀擇拘收太僕寺量給價錢分配兩騏驎院坊監諸軍召提舉官還朝其幹當公事巡檢指使並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如此則開封府界五路之民孰不懽呼鼓舞召募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克弓手計卽今保甲中有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弓手數多卽令分番更互在縣支應一年一替其餘各分地分巡捕盜賊每獲賊勘得赦後住止及窩藏去處其本地分嚴行科責及

出賞錢與獲賊之人其賊發地分更不作三限科校卽令捕賊給賞如此則賊發之處捕盜之人不獲掩蔽住止窩藏之處捕盜人不肯庇匿盜賊無所容身

自然希少

司馬光乞盡罷諸處保甲

故夫鄉兵者臣以爲行於內地則不可行於邊地則何爲而不可觀其寇來則支此已有鄉兵之資不支則移此已病於無鄉兵之助寇去則歸此已有樂爲鄉兵之意上之人迎其意乘其資而成其助則鄉兵之法有不難行者得其人講其術而行以漸荆襄淮甸之民皆韓信背水之兵也宋武帝之取關中非借

兵於西也。陳慶之之取河南，非募兵於北也。兵豈有常地哉？顧所用耳。且黥布之兵，能使高帝亦避其鋒，非淮人耶？李陵與奇材劍客，喋血虜庭，非楚人耶？而可謂其脆也哉？昔周世宗之侵唐也，淮之民方苦於唐政，而小民相與聚山澤，立堡壁，以農器爲兵，以楮爲甲，而周師屢爲所敗。唐地多爲所復，當時謂之白甲軍者是也。楊萬里兵論論鄉兵

今河北河東養兵三十餘萬，五十年矣。又益以義勇三十萬，是常有六十萬兵積於兩路。正爲緩急非常，而塞下每一小警，卽奏疏旁午，以搖朝廷者，亦五十

養兵

年矣。所以兵益多，糧亦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

營救。范鎮論益兵困民

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大費已省其半矣。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備於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一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時使而不久戍也。嚴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

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無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襲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

呂大忠

論養兵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

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惟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三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况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

陳襄論冗兵之費

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

十三總爲本城而已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已。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旣云多矣然亦無過太郡要害之處熙寧按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已。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已。元豐兵令悉以雄節

之類升同禁軍由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戍法之行也。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蓋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後足。於是養兵始爲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城軍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爲差異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爲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爲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爲鄂渚江陵人矣。向

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饑露當此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陳傅良論養兵之費

孝安世羗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

戊屯

南不勾原亦何能為

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尹洙息戍

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強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

世高宗甚疑諸將淮信韓世忠

馭無策呂祖以疎俊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
 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
 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
 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
 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
 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
 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
 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
 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
 措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惴惴

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
 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為當然故朝
 廷以四大兵為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侵
 削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
 於此而况不戰既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
 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
 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
 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
 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
 言之則北為重以財言之則南為多運吾之多財兵

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
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闡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
遠業將安可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攄
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讐必自
是始使兵制定而滅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
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鬪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
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
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葉適四
屯駐兵
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必峻法不知寇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則孰肯奮
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爾孫武
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
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文彥博請
嚴軍法

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廕之
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顯立軍功。然後復之以
祖父之職。軍戶宜點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
交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

鄭介夫
論閱武

兵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

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後遂大破之操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符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艫棹可以破風濤頒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舟濟渡會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

彼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爲迂濶不果行使用其說始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

乞造戰船募水軍

自監牧之法廢而爲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克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爲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爲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

八編類纂 卷之十九
結攬陝西網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令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為厲民而旬月之間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網馬管押至京餽養不時死損過半令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網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為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為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

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間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李綱乞括買馬

臣伏讀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雖弱而我不得為之歎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此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訓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

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訶內阻日有岌岌之憂况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荆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為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夷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利便捷疾兵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朝

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甚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為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

虞允文論拒馬法

兵用

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

張方平諫用兵書

餉饋

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究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

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

大將以鎮安之

杜恕論饋餉

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

陸贄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眾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

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引上而不慙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二節度而已猶

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定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眾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

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
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
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
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
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
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
以蔬醬之資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
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
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

差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漏匱自頃邊軍去就裁
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
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闡責
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
於軍情亦聽命垂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
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亮靖難則不
可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
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
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
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傳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

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
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繕城
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
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
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
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灾
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
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
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
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

屬馬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
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
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三帥各選臨邊要
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
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
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爲尹守
外奉帥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

陸贄論公
邊守備事

狀
宜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
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

八編類纂 卷之九
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於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

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如常時。米貴加倍。毗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

八續類纂 卷之九
斗船脚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

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輸還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年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輸轉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

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
 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
 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搬至太倉穀
 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
 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
 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
 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
 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宜戒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
 之務以備時要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
 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
 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
 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
 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
 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
 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
 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
 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
 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今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舟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

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緇綿四色。卽作船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緇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

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陸贄

請儲蓄軍糧事宜狀

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

十八萬。至乾興中始及八十餘萬。今乃自慶曆以來。旣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可藉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方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真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改立名額。練爲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填。使之捍邊。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闕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唯減天下之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爲

用也。宣毅兵久爲東南之弊。况南方小郡。有舉城無
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自昔祖宗之
制。東南諸州。唯送遣廂軍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
兵。駐泊以爲旁郡。式邊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止從慶
曆之初。創制此兵。今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
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
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唯一路藩鎮
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邊旁郡。此又減費弭患
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樞密臣熟議。毋得
不問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祖

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
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藟
糧照對也。往歲樞密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
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
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
亮荅詔條畫
時務論兵食

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
藩鎮之亂起。收藩鎮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
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
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

八編類纂 卷之九
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
而受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有
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
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
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
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
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
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
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
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

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
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
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
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
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
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
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
財不足爲大憂而兵可用矣

葉適兵總
論言兵財

苦於用兵終未獲敵思爲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
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

出則募之玉莽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
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
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兵甲之疆無以加討則募之
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
賞為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
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
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
擁眾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
非用募賞之時富強論募賞科格
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真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強

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太師李繼
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撻
覽而殪之首帥既亡虜眾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
而已又熙寧用兵安南郭達為帥大破賊兵於富良
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帥無大功斥
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時邊
賞若斯之艱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月餘之間伏見
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
其間轉行遙郡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獲數計距
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許翰論西師賞功之濫

往歲西蕃董壇大將鬼章其結桀黠有智數熙寧
中於踏白城誘陷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
添其頭顱爲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
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
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蕃首約爲內應遂犯疆
土殺虜蕃戶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
种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岷乎如掛虎口誼稟命
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
息民恬不爲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鼎
忠卽結種包順包誠之徒洒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

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謀誼師旣出先命
焚飛橋以斷蕃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
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五十萬之衆及
境聞之遂皆遁去而廟堂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
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
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
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卽軍器監丞改奉議
卽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爲過舜卿自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爲殿前都虞侯寧
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誼乃自住宅使北遷西

上閤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具
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
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閣乎帝安民奏為神
誼生擒鬼章賞

未稱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為法每獲一級
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偽濫之
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
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橫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
江湖不可計數為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
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

殫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李綱乞納
級計功推

近年賞之所行皆權貴囑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
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
不戰望風遁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轉山
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憚而
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
齊及於朱勛父子並其婿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
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
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

武官履歷
何嘗有一
實

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
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
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
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
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問言
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
萬眾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絹招潰兵然
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

遊之智

